

父爱如山

□俞敏洪

有朋友从网上传来关于父爱的两个小故事，读完内心很受触动。不管故事是否真实发生过，父爱总是动人的。我当父亲已经20多年了，一直想努力做个好父亲，但一直不知道是否做成了一个合格父亲，也不知道是否在孩子成长的岁月里，给孩子留下了关于父亲的美好回忆。希望在我老去的时候，孩子们说起我来，心里也能够有温馨和感动。

我把两个故事放在这里，让大家也读一下（不知道作者是谁，冒昧引用）：

《散步》

一个女儿在违背父亲意愿的情况下结婚，父女反目成仇，各自发誓誓死不相往来。不久后女儿离婚，生活贫困，还带着孩子。

母亲心慈，私下劝女儿趁父亲外出散步的空闲带着外孙回家吃顿顿饭。于是，一次尝到成功的滋味，之后如法炮制，女儿便常常带着儿子，在母亲的照应下，刻意避开父亲回家吃饭。

一日，女儿带着外孙去娘家，突遭大雨，父、女、外孙三人在小区偶遇，回避不及，父亲尴尬地对女儿说道：“以后回家就别躲躲藏藏的了，害得我下大雨都得出门躲你们！”

《墙下》

某学生高中时沉迷网络游戏，不能自拔，由于校内不能上网，故时常半夜翻墙出校上网去玩。

一日，他照例欲翻墙而出，爬上墙头后又返回，随后拔足狂奔而归，面色古怪，众同学问之皆一言不语。自此，认真读书，不再上网，更无翻墙出校之说，学校盛传他见鬼了。

两年后他考上名校，聚会时，同学问及此事，他沉默良久，终于道出原因：那天，父亲来送生活费来不及回家，晚上，因为舍不得住旅馆，在墙下坐了一夜……

看到这样的父亲故事，不由得会想起我自己的父亲来。有些事情当时不觉得是个事，现在想想，真是满满的父爱啊。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过节走亲戚，路途比较远，大概有十公里吧，晚上吃完饭回家，我走了一小段就死活不愿意走了（应该是5、6岁的时候），记得是父亲一路把我扛回家的。现在想想那么长的一段路，父亲当时已经接近50岁，应该累得半死吧。

秋夜星空

□王珉

康德曾叹：“有两种东西，对它们的思考越深沉和持久，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赞叹和敬畏就越历久弥新。这便是头顶上的星空和内心道德。”是夜，抬头仰望星空晴朗无云，素日忙碌于尘世纷扰的人们，抬头仰望此刻的星空，定会感觉那是人世最美的一抹风景，亦是天地间最奥秘的哲思所在。

孩提的月光，是我见到的最纯净最美好的月光，她现在仍照在我的心坎上。清爽子夜，星光弥漫。夜色深处，传来一首若有似无的歌曲，王若琳温婉的嗓音轻轻哼唱着《亲密爱人》：“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，陪着我……”都市人都已睡去，偶有低低的犬吠。曾经，渴求世间质朴的生活，跋涉人世只为回归田园。在阅尽人间沉浮寻求古老的哲学后找到自己的图腾，只有此刻的星空能慰藉内心，回到生命的原初，亦是命运的终点。

躺在阳台的凉席上，感受秋凉的韵味。独坐尘世间孤独的一隅，却也吸纳着天地精华，秋夜润泽每个靠近它的人。这件凉席，使我想起“随遇而安”这个词。如果它有生命的话，那它散发出的人格魅力，该是人性的光辉。

我小时候，父亲常常会做两件事情：一是如果去逛早市，一般都会把我带上。江南的早市开市早，天不亮就要出发，沿着七弯八斜的田埂走半小时，就到了镇上早市。如果他身上有余钱，就会点一碗黄酒，要两个鸡头（鸡头最便宜），然后分我一点酒，再给我一个鸡头，所以到今天我还喜欢喝黄酒吃鸡头。另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有人建新房上梁，他一定会把我带去（他是大木工，上梁的师傅），这样我就可以拿到两个红鸡蛋，然后分到一点肉吃。现在想想，都是父亲变着法子让我能够吃点好的，才这样做的。

家乡河道交错，到了农闲季节，父亲就会带我到河里抓鱼摸虾，我从来没有学会过抓鱼虾，但顺便学会了狗刨游泳。父亲下河就不会空手回来，尤其到了夏天和秋天，下河总是能够捣鼓出几只螃蟹来。大学毕业后我好不容易谈恋爱了，带着女朋友回到家乡。父亲是个木讷之人，不会花言巧语，但见到儿子带女朋友回来自然高兴，一个人背着篓子就出去了，到河里摸了两个小时，背了满满一篓鱼虾、田螺、螃蟹回来（当时还没有污染，现在河里什么都没有了）。

从小到大，不管我做过什么错事，父亲都从来没有动过我一根手指头，或者责骂过我一句。我母亲对我要求非常严格，如果做事不靠谱会被严厉惩罚，但父亲对我一直慈爱有加，有求必应，到了宠爱的地步。我父亲在家里也没有权威，权威全在我母亲那边，所以我和父亲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。我母亲骂父亲，他从来不回嘴；我母亲骂我，我也从来不敢回嘴。

等到我开始挣钱的那一年（1991年），正准备过年时给父亲买几瓶好酒带回去孝敬，突然接到家里来的一封电报：父亲病危速归！我赶紧从银行里把攒的几千块钱取出来，连夜坐火车回去（当时火车从北京到常州要接近30个小时），结果还是没有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。父亲是脑溢血，没有几个小时就去世了，去世前一直喊着我的小名“老虎”的“老”字。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放声大哭，一哭就是一天。离开家乡前，我买了几瓶父亲一辈子都喝不起的好酒，全部洒在了他的坟头上。

一眨眼二十多年过去了，现在我自己都快成老人了。不说了，说起来满眼都是泪了。

母亲常说，一叶秋凉，而我却喜欢在阳台入睡。直到读大学，每年假期从南京坐飞机回来，还是喜欢跟朋友们睡在露天的阳台上，触摸海风，听涛望星。仰望星空，成了我的习惯。秋夜星空，璀璨银河，星云流逝，浩瀚宇宙仿若触手可及。仰望是一种美，一旦亲近，身体似乎被融化。每个人都是宇宙的微粒，生死微不足道。但贪婪却使欲望膨胀，如恒星一样，只待某日爆炸。

“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，请温暖他心房，看透了人间聚散，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。”倏忽，忆起《城里的月光》的熟稔旋律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城里的月光和紫醉金迷的生活，蒙蔽了曾经澄澈的内心。都市人只见霓虹闪烁，不见吉光片羽，看不到宇宙北斗。而此刻，静下心来仰望夏夜星空，思虑人生，是何等快乐和恩泽。

子瞻“一蓑风雨任平生”，极其洒脱。我有三位友人，四海为家，天地为床。他们的旅行足迹遍布全球，像所有星星一样，从诞生的那一刻开始起承转合。除了自转，还围着大的恒星转，恒星随着星系转，星系在宇宙互相转。而在他们内心深处某个地方，总有个记忆挥不散，那就是璀璨的星空指引着的方向。仰望秋夜星空，让我们看到宇宙，看到过去未来，看到最真实的自我。

露天电影

□高进宝

一个星期六的晚上，在小区广场，某银行工作人员给小区的居民免费放映露天电影。

听说要放映露天电影，小区的居民吃过晚饭后，带着板凳，陆续来到了广场，老人们扇着扇子，一边乘凉一边唠嗑，孩子们在广场上追逐嬉戏。看到这情景，一种久违了的情愫不禁油然而起。

在上小学的时候，每每听说村里要演电影，快乐的心情不亚于过年，街坊四邻的小伙伴们欢呼雀跃、奔走相告着，生产队也会及早收工，让大家早点回家做饭吃饭。吃过饭，小伙伴们把家里的小板凳、马扎、木墩、蒲团等放在放映机附近的正前方，给家里大人占座，那是大家公认的最好的地方。

夜幕降临了，放映员开始试光，不论大人还是小孩，都会不约而同把大小不一的手举过头顶，伸到镜头前的光柱里，然后摆出各种造型，小白兔、小狗、小鸡、小鸭等等小动物的光影，在银幕上展现……当银幕上出现一个大大的“静”字后，现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，电影开始了。

首先放映加片，这是放电影前的一项重要内容，是为了让乡村百姓了解一下国家和国际大事。随后，正片上演，正片绝大多数是国产战争题材的故事片，除了有中国的之外，还有外国的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科技的进步，电视的普及，露天电影这种在农村曾经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文化娱乐形式，已经被写进了历史。同时当年用机械放映机放映的胶片电影也早已被电子化、数字化、超高清一体放映机所代替。

露天电影给我们当时的精神生活带来很大乐趣和教育意义，是那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贫瘠的年代的最高奖赏。虽已远离了我们的生活，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并变成了一种美好的记忆！

悠悠麻绳故乡情

□苏岱香

最近回了一趟家乡，又看到嫩绿茂盛的麻叶，郁郁葱葱的麻林，我的思绪不禁飘到多年前。

小时候，麻子成林，我时常跟小伙伴们提着竹篮下地采摘麻叶。那最顶尖的叶子，青嫩滑口，和着豆瓣酱炒，是夏天餐桌上不可少的佳肴。

村里有个麻绳厂，每年夏天到了收麻的时候，整个村子都沸腾了。男女老少全部出动，到田里挖麻，一根根背到祠堂前的空地上。

男人光着膀子，脊背油光发亮，腰间绑着汗布巾，像极了《红高粱》里的余占鳌。他们拿着夹麻的工具，把几根麻放在一起夹，只听到“咔嚓”一声，麻秆就跟麻皮分离了。女人把麻皮一擦擦收拾好，堆放在一起，卖给麻绳厂。小孩忙着捡麻秆，麻秆是小孩捉迷藏、玩游戏的道具。麻秆晒干能用于烧火。

麻皮要经过浸泡，把深褐色外皮去掉，打出来的麻绳色泽才能均匀。

后来，麻绳厂解散，村里也不再大面积种麻了，但还是会在田地里规划一小块地种麻。因为麻叶能解暑、清热，农村人离不开它。下地里劳作，熬一壶麻叶水，加点红糖，既解暑又解渴。

现在农村人都往城市里跑，田地大多荒废了，种麻的人少之又少，麻叶也成了稀有之物。老父亲每次从家乡过来看我，都会带来晒干的麻叶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们都用上了煤气。麻杆子、麻皮对于新生代，已经不知是何物了。麻绳厂被拆除，厂址建了新的工业园，人们对麻的概念也渐渐消失了。

而不管走多远，离开故乡多少年，每次回来，我总会到池塘边站一会。看看微澜的池塘，飘荡在水面上的浮莲。麻绳厂晾绳架上一擦擦的麻绳也在眼前摇晃，儿时欢乐的时光就会铺上水面，扑腾着记忆。

悠悠麻绳，系着我永远的乡思乡情。